花言峭语

厉娜许飞的一场季候风

关于厉娜，最新的动态是，她终于听了网友的建议，接了某鸭类产品的商务，广告视频已经上线，广告里，她笑说：“你们催的鸭舌商务，接了。”据说后续还有几个商务，不知道这几个商务下来，她耿耿于怀的“经济损失”能补回来一点不？

所有的损失都补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光不能倒退，机遇不可能重来，在当年那个机遇之窗之前，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导向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不可能测量。也许会更好，但也许会更坏，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时间过去了，青春过去了。

这几天，因为综艺节目《后会友期》，人们重新对厉娜和许飞发生了兴趣，尤其厉娜，已经成了当下最红的艺人，自媒体的标题都是“断层领先”，在各种娱乐营销机构的艺人排行榜上排第一，指数高过第二名多少。如果这样的爆红发生在十年前，可以想象的是，必然有各种大牌找上门来，时尚刊物的封面已经在拍摄中了，影视剧的剧本也送到了案头，大导演已经发话，厉娜就是他新片要找的女主角，与此同时，新专辑的制作班底已经确定，顶尖的词曲创作者已经把作品递交了过来，编曲也必然是顶尖的人选。而且，不出一周，已经有单曲上线了。

但在2026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所有的娱乐形式都在颓势中，影视剧早就进了寒冬，真人短剧热火了才一年，就被AI短剧替代，唱片业已经成了一个沉默的行业，是短视频行业的附庸，时尚刊物已经不大追热度了，大牌也都在观望中。在这个时候翻红，虽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好处已经肉眼可见地减少了，很多时候，也就是枉担个虚名。厉娜很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她损失了人类最后一个真人娱乐时代。人们也很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所以才借着《后会友期》和厉娜许飞的故事努力喊出，还是真人娱乐好，真人娱乐才有这么多情感，这么多细节，这么多往事。

台上台下，都有一种来不及了的感觉。这边，人们翻出了历届超女从海选到决赛各个阶段的视频，甚至波及到快男，谭维维、尚雯婕、张靓颖、何洁、李宇春的歌和轶事，又被翻出来咀嚼，那边，加拿大歌手威肯(The Weeknd)，巡演到香港时，在10月24日的首场演出里，首唱新单曲《Hong Kong》，采样了王菲1993年的粤语歌《季候风》，致敬港乐港片，当那句“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空”出来的时候，画面上出现的是王家卫风格的影像，现场一片欢呼，这个片段在视频平台上已经有150万次点赞。总之，曾经是以小时来计量热度的娱乐圈，也在向过去看，不断挖掘，不断咀嚼，看看能不能从角落里找到一点新材料。

所以，与其说，人们是被厉娜的率真，和厉娜许飞的感情打动，不如说，是找到了一个寄托怀旧情绪的最佳机会。人类社会在飞速前行，这个我知道，但像过去二十年这种前行的速度，估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因为《后会友期》，人们发现了最合适承载怀旧情绪的对象，二十年前她们正当青春，二十年后她们人过四十，完整地经历了一切沉浮。

还记得，二十年前，厉娜一边走红，一边陷入争议中，人们怀疑她是为了迎合比赛的中性风格，才剪短了头发，并找出她之前的照片和视频作证，当她强调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时，也立刻有有心人找到一段视频，场景是头一年超女的杭州海选，她唱了《遗失的美好》，只唱了18秒，柯以敏按响了铃，头也没抬说：“跑调了，不好意思。”稍晚一点的2008年，即将在北展开唱的许飞举办签票会，有人特意问她，怎么看郑钧的言论“选秀出来的都是垃圾”，许飞的回答是“选秀是伟大的，它帮助很多爱音乐的人实现了梦想。”

一切都仿佛昨日，但一切已是梦幻泡影，选秀是伟大的，青春是伟大的，机遇是伟大的，呼啸而至，席卷而过，而一切都仿似一场季候风：“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空，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如果厉娜知道这一点，会不会好受一点，毕竟，是全人类而不是她一个人，经历了一切。如果厉娜知道这一点，会不会在节目的最后和许飞握手言和——尽管我们已经被剧透了，知道这个结果并没有发生。但我们依然满怀期待。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空气越冷味越甜

11月初，新剧《小城良方》以8.0的豆瓣开分迎来它的收官，故事根据刘三叔原著小说《飞刀》改编，讲述了东北海边小城抚城里，有“恐雪症”的天才医生刘铮亮阴差阳错地被“滞留”在“小西门”医院，与家人、同事还有恋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生死命题的考验，治病救人的同时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飞刀”本是一个医疗领域的话题，但剧播出之后，它被观众赋予了新的解读，剧情中的生老病死，人情冷暖时不时就像一把看不见的小刀飞到观众的心头上，冷不丁“扎”一下，弹幕上说“不值钱的眼泪就像尿尿一样”。

哥哥刘铮亮代表了一代年轻人如何费尽全力逃离原生环境，以为自己获得新生但又在不自觉中用家人作为自己生命跌落深渊前最后的防线，抗拒又需要，持续拉扯，就像剧中的口音，就像剧中最有文本效果的同音字寒冷的雪与热乎的血，不屑、厌烦中藏着眷恋，其实已经是步入中年，初老同龄人共有的应激反应了。我觉得这部剧堪称东北题材的里程碑之作，从此剧中人物不“杀人”了，开始救人，开始正儿八经吃喝拉撒，在此之前很多作品中的角色都是时代符号，服从伤痕情绪，而现在是火热的个体，有了真实的人情味。就像观众说的，整个剧组都感觉不像在演戏，就像在一起生活，除了爱情线，刘氏兄弟如何从疏远走向亲密的情节线是我很喜欢看的，有一场戏是在KTV实习的弟弟，西装革履，听闻哥哥被医闹的人群围堵，就操起沾满污水的墩布冲进一墙之隔的医院大厅，靠无差别“搞臭”所有人让人群散开，我注意到有一条弹幕观察特别细，弟弟在挥舞墩布时，其实他身上溅到的污水最多，就像这位观众评价的是，杀敌一千，自损七百。而这就是弟弟，亲情、友情经常跑在理性之前，让人好笑、有点好气，他与哥哥形成感性与理性的浪漫对照组。剧中这样饱含寓意的对照组委实不少，比如患绝症的“粉毛”与妈妈，对应着刘家兄弟与他们“消失的妈妈”，前者向死而生，后者天人两隔，还有张昊对陈俊南，段主任对车长海，老黄对龙冬冬，粉毛对打架的染发女孩等，还有一些非人的道具或者场景对照，北对南，小西门对火葬场，婚宴对急救室等。

这部剧我追完之后还有一些怅然若失，越接近大结局，细品有几个地方不完全是感人的，而是渗透着命运的诡异感，大概就是无常吧，比如贾鑫给盲女宫雪念金庸小说，第一本是《射雕英雄传》，佳偶天成，第二本当然按顺序是《神雕侠侣》，我却觉得一语成谶，小龙女出生在活死人墓，不见天日，杨过被砍断手臂，杨过也一度不愿意见姑姑，与这对苦情鸳鸯的现实遭遇有惊人相似之处；再比如刘铮亮跟院长龙冬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系好安全带”，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他们见面就是因为龙院吃开心果，滑进气管，被哥哥救活，如果按照美剧编剧思路，这句话妥妥就是伏笔，如果有第二季就又是生死相托。剧中有一句台词大意是说抚城这地方空气越冷，越透着一股甜味，它是市井的烟火气，是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回甘，更是一个普通人想好好活下去的念想，一点甜就能激起一众人一身孤勇。

韩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两个爸爸的故事

1993年，来自惠州的金燕与香港男子永年准备订婚，当天两人别出心裁去唱卡拉OK——这是电影《爸爸》中的温馨一幕。歌厅内灯光流动，他们点了一首泰迪罗宾的歌曲《这是爱》——三十多年前的时空忽然在这时发生了奇妙的重叠，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还在重温另外一首来自1993年的歌曲，王菲的《季候风》。“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凶”，与王菲的清亮空灵相比，这边厢的一对新人多少显得有些粗拙，但这些都是真实的时代切片，正是由无数切片搭建起来，才让这座城市有了万花筒一般的繁复面目。

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巧合，近期两部与父亲有关的华语电影先后登上流媒体：《爸爸》由刘青云主演，他因此拿下第四座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奖杯，另一部《燃烧吧！爸爸》由倪虹洁与文淇主演，演父亲的是喻恩泰。对照来看，前一部说的是一位父亲经历家庭剧变之后，“我没了亲人怎么办”，后一部则是一个家庭忽然失去顶梁柱，“没了爸爸，我和妈该怎么办”。爸爸在或不在，那个原本完满的家庭已然倾颓，不是这里缺了一块，就是那里少了一角，家不成家，那些幸存者又该如何前行，两部电影要说的似乎是同一件事，不过态度截然不同。

表面上看，是一悲一喜的区别。一个以人伦惨剧开场，《爸爸》据说改编自香港荃湾的一桩弑亲案，15岁的儿子因精神分裂症手刃亲人，刘青云饰演的爸爸永年一夜间失去妻子和女儿，儿子也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家中只剩下一只猫作伴。当事人要走出心灵泥沼，谈何容易，可想而知创作者表情肃穆，心事重重，既要陪剧中人哭泣，更要挽留住观众，请再多给这些苦命人一点时间吧。《燃烧吧！爸爸》则被归为喜剧片，主创企图用欢快与戏谑的方式消解逝者已逝的悲恸，所谓含笑带泪，这是“丧事喜办”的出发点，不料公映时因为原名《敲碎爸爸的头盖骨》惹出了舆论风波，黑色幽默在生死议题面前变得异常危险，那个头盖骨到底能不能敲，甚至包括打蟑螂该不该一拖鞋拍在亲人遗照上，凡此种种，争论不休，已与创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失去至亲的猝不及防，渡过漫长黑夜时的一反常态，中间加上无数次追忆过去的闪回片段，以及最后完成和解的释然，这类电影的框架其实相似，就像是提前预埋了三四个关键处，再看不同性格的人如何反应。刘青云的演法是收敛着的，既不阴沉，也不狂躁，可说是不着痕迹，终于找到一个爆发点了，那就彻底暴跳如雷，或者又唱起那首《这是爱》，直至呜咽起来，这样的表演叫人信服。倪虹洁这回则是彻底撒开了演，女儿眼中的“普陀区戏剧女王”，有了三尺舞台马上戏精上身，也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葬礼上，务求歇斯底里，让自己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不好讲这样演绎是对是错，光是看她在棺木旁嚎啕，让人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同时还替演员觉得累。电影的一大败笔，恐怕是没有点出她其实是一个情痴，整个故事应该是“燃烧吧！老公”，少了这一层，她的疯癫表演便无枝可依。父母爱情，说出那个爱字到底有多难？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我的美食向导2》刻板印象之外

乍看之下，《我的美食向导2》拍上海，像是一种“刻板印象”的集合。

开篇是陈晓卿和沈宏非坐在德兴馆吃冷面，津津乐道于记忆里电风扇吹冷面带出的石蜡机油味。镜头扫到来买熟菜的市民，又聊起现代纺织工业如何意外促成了烤麸的诞生——纺织厂浆线用到淀粉水，剩下的面筋经由发酵、蒸熟、油炸、烹饪，成了赏味期绵长的小菜。再往后是炸大排，它借鉴了西式的切割手法，用上了英式辣酱油，还以中国人擅长的捶打成就嫩滑，可谓名副其实的“中西融合菜”。这么一通行云流水地吃下来，“刻板印象”不复存在，熟悉的菜式原来是有故事的新朋友。

紧接着是李诞带去吃的“漂亮饭”。走梧桐区，喝主理人咖啡，吃法国空运的青口贝，再神奇地配上呼兰现炸的“知了猴”，几乎满足了一切“卖给上海人”的必要条件。但在欢笑闲聊之间，你又会理解这一切：更充裕的经济实力，让人们习惯于尝试新鲜事物；而天南地北的人因缘际会于此，让更多美食有了碰撞的可能性，精致地吃，混搭地吃，百无禁忌。

继续看下去，更多打破“刻板印象”的场景，经由食物和人传递出来：陈晓卿带李诞凌晨三点半吃周浦羊肉，自叹“带一个内蒙古人吃上海羊肉，这事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怪”。美国人沈恺伟先带陈晓卿在豫园吃小笼包，又请他去吃学中餐的波兰大厨烧的中国菜，客气谨慎地问他“你认为大部分中国人会接受一个国外厨师做中餐吗”。

“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喜欢陈晓卿的回答，这或许也是节目让人喜欢的地方——寻找美食的过程中，也寻找城市的状态、文化的延展以及栖居其间的人的心境。不仅仅是上海篇，本季内容大多如此，品得出风味，看得到城市与文化：麻辣烫的流行与1990年代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型息息相关，四川人在以更灵活的方式谋生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平稳、闲适生活的追求。所以，卖了三十年麻辣烫的老板，心心念念的是每天下午要打牌。而在天津这座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你可以在街头档口打包吃炸猪排和土豆沙拉，也可以在西餐厅吃一顿搭配中式主食的改良俄式西餐。

这种在既定印象下不断探寻的过程，不旨在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让观众去看，“刻板印象”之外，还有真实的快乐。当乐山被贴上“网红”标签，当漂亮饭被贴上“卖给上海人”的标签，或许我们还应该保有一些发现的眼光，在每一次寻找中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份不一样的感动。

曾宪秋
媒体人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
特约刊登

地址：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0070 广告热线：22895373 印刷：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零售价：1.50元